



世界经典名著

美洲国家短篇小说选

(三)

郭一平 译

张立虎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美〕弗兰克·诺里斯	
一笔小麦交易	员
〔美〕布罗德基	
初恋与烦恼	员
〔美〕欧文·肖	
美国思潮的主流	缘
〔美〕凯瑟琳·安·波特	
绳 子	远
〔美〕克里丝蒂·修德	
母女三代	源
〔美〕乔·卡欧茨	
似水流年	怨
〔美〕玛丽·麦卡锡	
又残酷、又野蛮	员
〔美〕伊利莎白·泰兰	
极乐鸟	员
〔美〕霍尔·班纳特	
黑人与白人	员
〔美〕克里斯丁·亨特	
雏凤出巢	员
〔美〕米歇尔·麦隆尼	
热恋	员

一笔小麦交易

〔美〕弗兰克·诺里斯

一 空头——小麦六角二分

山姆·鲁易斯敦将马套进他四轮马车的车辕里，并把皮带系在横木上。这时他的老婆从厨房门口走到他的身边，抱着胳膊，围裙裹在胳膊上面，来到马头跟前站了一会儿。两个人一言不发地待了好一会儿。昨天晚上他俩已经把目前的处境谈得很久又很详细，觉得似乎已经没有更多的话可说了。

时间是在夏末，地点是在堪萨斯州西南部的一个农场，鲁易斯敦和他老婆是广大农民中间的两个种植小麦的人，他们眼下正走到一个关口，这个关口在任何时刻都可能造成悲剧。小麦已然是跌到六角二分了。

爱玛·鲁易斯敦终于先开了腔。

“算啦，”她一面鼓起勇气说，一面茫然地朝农场另一边望过去，一直望向数里以外遥远的天边，“算啦，山姆，乔伊哥一向是愿意帮助咱们的。万一灾难临头的话，我们可以搬走，搬到芝加哥去。”

“扔掉？”鲁易斯敦激动地嚷道，一面还扯动套在马鞍鞢环子上的缰绳。“离开农场？扔掉？过了这么多年啊！”

— 员 —



他老婆当时并没有答复。鲁易斯敦爬上了四轮马车，揽起缰绳。“得啦，爱米，让我们最后来试它一次吧，”他说，“再会，亲爱的。也许今天城里的情形会好些。”

“也许，”她庄重地说。她在吻别了她的丈夫后，站了一小会儿，望着那辆四轮马车在一团团滚滚扬起的尘土中一直向城里驶去。

“我不知道，”最后她喃喃地说，“我不知道咱们怎么才能够周转过来。”

进城以后，鲁易斯敦把马车拴在共济大楼门前的铁栏杆上，大楼的最底层是邮政局。他穿过街道，走上由砖石和花岗岩砌成的一幢房子的楼梯——这可以说是城里外表最华丽的一所建筑物——站在第一层上面的楼梯口处敲了敲门。门板上嵌着不透光的玻璃格子，上面刻着“布里治公司，小麦商人”几个金光灿灿的字。

布里治是个中年男人，头上戴着一顶天鹅绒便帽，嘴里抽着一根匹兹堡雪茄，他站在柜台跟前迎接这个农民，两个人彼此敷衍地寒暄了几句。

“到底怎么说呢？”过了一会儿，鲁易斯敦试探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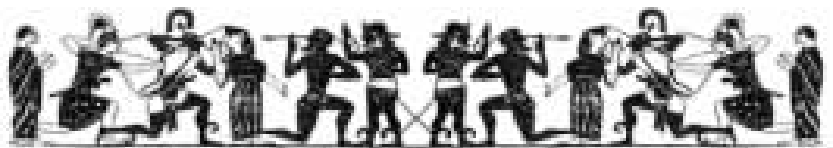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怎么说呢，鲁易斯敦，”对方说，“我不可能拿出高于过六角二分的价格来收你的小麦。”

“六角二分！”

“这全是芝加哥的价格造成的，鲁易斯敦。特鲁斯洛正在不顾一切地抛售他的粮食。把刀子插在咱们身上的是特鲁斯洛和那一伙空头。今天早上价格又暴跌了。我们刚刚才接到一份电报。”

“天呐，”鲁易斯敦嘟囔着说，他呆呆地朝左右两边望了

— 圆 —



望。“那——那我可要破产啦。我说什么也不能把粮食再留下了——一则是付仓库保管费，再则——再则——布里治，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周转过来。六角二分每蒲式耳！唉，老兄，怎么又是这样，又是那样，要知道种出这批小麦每蒲式耳要花去我将近一块钱，而现在在特鲁斯洛——”

他迅速地作了一个无比失望的手势，猛地转身走开去。

他冲下楼梯，直奔他拴马车的地方，爬到车上去。他的两眼茫然无神地望着，缰绳在他那只柔弱无力摊开一半的手中滑来滑去，慢慢地他把马车赶回农场里去了。他老婆看见他便出来迎接他，一直望着他把马车停在马厩前面。

“事情怎么样？”她问。

“爱米，”他从马车上走下来，一只胳膊拍她的肩膀说，“爱米，亲爱的我想咱们要采纳乔伊的意见了。咱们要到芝加哥去。我们倾家荡产啦。”

二 多头——小麦一元一角

此外，乙方当事人应当依照合同，同意在外国港埠用此种小麦进行交易，甲方与乙方当事人得到谅解并互相赞同，上述小麦出售与乙方当事人，仅供出口用途，不供给在美国或加拿大国境以内消费或分配。

“喂，盖茨先生，要是您现在替特鲁斯洛先生签了字，那么我想，一切手续都完备了，”贺尔能逐字逐句读完文件

— 猿 —



以后说。

贺尔能在两份文件上都签了字，把它们递给盖茨，他也同样替他的当事人兼委托人，特鲁斯洛先生——或者自从他与贺尔能的垄断进行斗争以来所被人称做的——大空头签了字。贺尔能的秘书被叫进来作为签字仪式的证明人，盖茨把合同塞入他的手提包里，站起身来，摩平他的帽子。

“麻烦您把仓库的粮食栈单送来，”盖茨说。

“我会派一个伙计在正午之前迁到特鲁斯洛的办事处去，”贺尔能打断他的话说，“您可以通过伊里诺斯信托公司的人把保付支票付给我。”

对方走开以后，贺尔能独自在那儿坐了一会儿，呆呆地出神地望着办事处的窗户，把整件事情思量了一遍。刚才他已经同意，从他这里，贺尔能所控制的或者实际拥有的二百多万蒲式耳的小麦中间，以每蒲式耳一元一角的价格转让给特鲁斯洛十万蒲式耳小麦。这会儿他在踌躇，假若他不把那个大空头在实际上置于死地，究竟算不算得上是一桩明智的事情。他已经使他掏出了十万块钱。特鲁斯洛是有能力拿出这笔钱的。那么把粮食的价格抬高到无人过问的程度，逼得这个空头破产不是更好吗？虽然，到那时贺尔能就得不到他的对手的钱了，但是这样就会一举把特鲁斯洛从这种场合里排挤出去，而那——贺尔能自言自语地说——总是应该去最热诚的、最坚持不懈地、最孜孜不倦地争取的一个目标。将特鲁斯洛一下子弄死就一劳永逸了，但是空头向来没有比他不顾一切拚命的时候更危险的。

“不过只要他弄不到手小麦，”贺尔能思索到最后嘀咕说，“他就伤害不了我。并且他是弄不到手的。这我知道。”

— 源 —



因为贺尔能控制了这个局面。回溯到那一年二月份，一个“不知名的多头”出现在农产品交易所的营业场。到了三月中旬，日报的商业版上开始提到一个“有势力的多头帮”；几星期以后，已经达到了由“一元小麦”这个有魅力的词儿所表示的、所包含的那种荒谬的形势。到了四月一日，价格提高到每蒲式耳一元一角的时候，贺尔能把他的手摊开了。这不再是单纯的谣言，根据确实可靠的消息，五月份的小麦被芝加哥的交易所垄断了，这个消息闪电似的传遍了全世界，从利物蒲到奥德萨，从德鲁斯到布宜诺斯艾利斯。

做交易所投机买卖的老炮们都相信，使得贺尔能够垄断价格的就是特鲁斯洛本人。这个大空头这一回做得太过份了，他自以为实力雄厚，把价格压低到无可再低的地步。小麦跌到六角二分，在当时情况下这是个不正常的价格。一旦发生反应，这种反应是恐怖的。贺尔能看到他的机会来到，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几个月之内就把形势扭转过来，垄断了小麦，实际上将空头帮从交易所的柜台上赶了出去。

交纳十万蒲式耳小麦给特鲁斯洛的当天，贺尔能在他的午餐俱乐部里会见了他的经纪人。

“怎么啦，”经纪人说，“我知道您把那批存货让给了特鲁斯洛。”

贺尔能点点头，经纪人接着说下去：

“您该记得，我一开始就反对这么做。我知道，咱们已经抛出了十万蒲式耳小麦，我宁可百遍地失去两倍那票货色，只要把特鲁斯洛打倒。我跟您不管打什么赌，他总是叫咱们吃亏的。”

“嘿！”他的老板哼了一声说，“保险费怎么办？仓库费

— 缘 —



怎么办？那一大堆货物的运费怎么办？想一想，如果咱们不放手的话，咱们也就不得不拿出这些费用了。”

可是对方鼓起了下巴，仍是不肯信服。“我是不会高枕无忧的，”他说，“除非让特鲁斯洛破产。”

三 交易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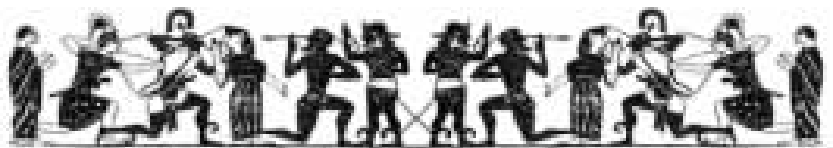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正当戈音踏上交易柜边沿的阶梯的时候，大锣的声音响了。成百个吼叫的声音迅速接连不断地爆发开来，成百个人一拥而上地挤到交易柜的中央去，使得空气中充满了脚步的踩踏和摩擦的声音，成百只手从人群的褐色头发上伸出来，迫不及待地使劲向上面甩去，市场监管员站在交易柜边沿的围栏内，把身子远远地探到前面，竖起耳朵在听开盘的喊价。又一个战斗的日子开始了。

自打把十万蒲式耳小麦卖给特鲁斯洛以来，“贺尔能帮”，就已不断地把价格抬高，在这天早上，达到了每蒲式耳一元五角的价格。那是贺尔能的价格。没有别人有粮食卖出。

但是在开盘以后不到十分钟时间，戈音大惊失色地听到了从交易柜另一边喊出了这样一句话：

“抛出五月的期货，一块五角。”

戈音这时候一边同吉姆巴克碰一碰胳膊，另一边同麦里姆碰一碰胳膊，这三个人都属于“贺尔能帮”。他们为了接受挑战而喊出了一声“成交”，就象从同一个人嘴里叫出来的。他们也没有停一下想一想这个古怪的局面——那是以后的事。象是神经反射似的，他们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这笔卖出，而且这个反应又来得那么快，交易柜上的人还不明白发



生了怎么一回事儿，一笔一千蒲式耳交易已经记在戈音的帐单上，一千五百元已经易主了。但是，这儿却有一件奇事——全部可以利用的小麦库存都已经垄断起来，而贺尔能是这个局面的支配者，既没有对手而又无懈可击，但是瞧啊，却有一个人愿意卖，有一个胆大无比的空头抬起他的头来。

“愿意出卖小麦的是肯尼迪，对不对？”戈音记下这笔交易的时候，吉姆巴克问。“是不是肯尼迪，那个新人？”

“是的，你猜想他是替什么人出卖小麦的？竞争到了这一个阶段，谁还愿意卖空呢？”

“或许他不会卖空的。”

“卖空！哎呀，老兄；他从哪儿弄来这批粮食呢？”

“我哪儿知道。五月份的每一把小麦咱们都算得出来。别急！看他又开口了。”

“五月份卖一千蒲式耳，依照一块半的价格，”空头的经纪人大喊一声说，他把手一甩，竖起一个指头来表示他愿订立的卖麦“合同”的数目。这一回显然他是有意向贺尔能帮进攻，因为他不理睬那些向他一拥而上的商人，却冲着交易柜那边正在喊着“成交，成交”的戈音和吉姆巴克望过去，一面点着头。

戈音第二次记下他的帐单，或者贺尔能拥有的粮食增加了五月份的两千蒲式耳小麦，或者贺尔能的银行往来帐目上从某一个不知名的空头那里增加了最少三千块钱。

多头一伙对于他们所处的地位那么深信不疑，以至于没有人想到去看上一眼公告牌上的报单。但是现在戈音的一个小伙计匆匆地跑到戈音面前，告诉他，行情表上说明那天芝加哥运到了二万五千蒲式耳的小麦，却没有记到贺尔能的帐



上。有人掌握了一批存粮，被多头这一“帮”忽略过去，因此他就把这批存粮向他抛售了。

“给东家一份电报，”戈音回过头去对麦里姆说，麦里姆从人群中挤出去，在电报的空格纸上匆匆地写了几个字：

有力的空头活动——新人——肯尼迪——分批
订立五个合同——芝加哥到货二万五千蒲式耳。

电报发出以后，一会儿接到回电，象军事电报那样简洁扼要：

把市面撑住。

戈音按照吩咐做去，麦里姆和吉姆巴克也照样做去，新的经纪人真的以每笔一千蒲式耳的数目向他们抛售了。

“五月份的小麦卖一块五角；卖五月份的，卖五月份的。”片刻的犹豫，霎间的踌躇，开始时一点怯懦的暗示，行情就会在他们手里暴跌下去。可是差不多四个钟头的时间，他们都站稳了脚跟，只要是抛出的他们就买下，一面跟他们的东家保持不间断的联系。他的那个毫不变更的命令：“把市面撑住”，这句话时时刻刻地激励着他们，使他们坚持下去。

到了收盘的时候，他们已经买进五月份的二万五千蒲式耳小麦。贺尔能的地位仍然象磐石一样巩固，收盘的价格跟开盘的价格一样——一块半。

但是这天早上的交易已经成为勒萨尔街聊天的中心。谁

— 愿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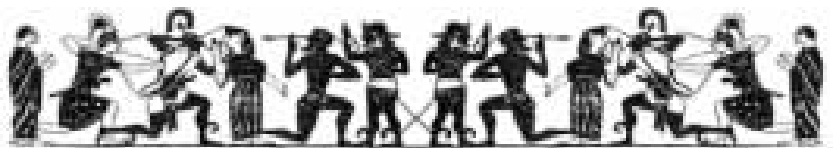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是这次捣乱的幕后人呢？这种出人意料的抛售有什么用意呢？几星期以来，交易柜上的交易纯粹是票面上的。那个大空头特鲁斯洛，原本估计他会拚命进攻的，可是他已经到威斯康星州日内瓦湖他的乡间别墅去，声明他完全脱离市场了。他每天都去钓鲈鱼。

四 环行铁路

快到月中的某一天，那个神秘叵测的空头把大约八万蒲式耳的小麦卸交了贺尔能之后，贺尔能家的书房里开了一个会。出席这个会议的有他的经纪人，还有一个五官端正、目光炯炯的人，叫作西鲁斯·瑞德，这个名字或许已经列在一个著名的侦探机关的薪水分单上。因为会议开始之后，那位侦探人员讲了有半个多钟头的话，别外两个人细心地、严肃地听着。

“于是，最后，”瑞德结束了他的话，“我装扮成一个无业游民，开始悄悄地搭上环行铁路的火车。知道这条铁路吗？这条铁路是环绕芝加哥的。是特鲁斯洛建设的。知道不知道？好，于是我搭上去。我注意车辆上的一些号码——~~猿因源 猿因因~~——得啦，号码没什么要紧，横竖火车一开到，总是被特鲁斯洛先生的起卸升降机转换到岔道上去。小麦转到岔道上去以后，火车又开回来。好，我认定了一辆车，悄悄地爬上去。哎呀，你瞧，那辆车在环行铁路上绕城一周，然后又开回到起卸升降机的地方来，并且里面老是同样的小麦。粮食重新点验过——告诉你，那是原粮——仓库的栈单上把这批粮食说成是从堪萨斯州或者衣阿华州来的。”

— 怨 —



“总是同样的小麦！”贺尔能打断了他的话。

“同样的小麦，你的小麦，你卖给特鲁斯洛的。”

“这帮奸诈的家伙！”贺尔能的经纪人不由自主地骂了一声，“特鲁斯洛他根本就没把小麦发运到国外去。”

“运到国外去！可以说，他只是把它围着芝加哥运来运去，就象森南多市的上等商品一样的，转来转去，因此你会误以为那是一批新的货物，而实际上他是把它又卖回给你了。”

“怪不得咱们说不清为什么有那么多小麦。”

“以一块一角的价格把小麦从咱们这儿买走，又让咱们以一块半的价格把咱们自己的小麦买回来。”

贺尔能跟他的经纪人一言不发地彼此对视了一会儿。然后贺尔能突然用拳头狠狠往椅子的扶手上一捶，随即爆发出一阵大笑。他的经纪人不知所措地呆望了一会儿，也跟着大笑起来。

“成交啦！成交啦！”贺尔能可以说是兴高采烈地说，“说实在的，这根本就是吉尔伯特跟苏里文合写的一出歌剧。而咱们，啊，天哪上帝，比利，祝贺祝贺吧，向咱们出色的朋友特鲁斯洛致敬吧。总有一天他会当上总统的。怎么样！控告他吗？我绝不干。”

“可是他把咱们大部份的钱财都骗去啦，”那个经纪人忽然严肃起来说。

“比利，我认为这个代价还是值得的。”

“咱们得想个办法把这笔钱捞回来才行。”

“好吧，我讲给你们听。不过下星期咱们就得把价格抬高到一块七角半上去，将它作为咱们结帐的价格。”

— 80 —



“现在不可以这样了，办不到了。”

“不。等着瞧吧，咱们要放出一根大钓竿去；咱们要把小麦的价格定在两块钱上。咱们放手做去吧。”

“那么依你，就定在两块钱上吧。”经纪人说。

五 领救济粮的长蛇阵

黑忽忽地街上看不见人影。这是离芝加哥河很近的“南边”的一个区，这里开设的多半都是从事批发生意的公司。每天黄昏以后，一切活跃的气象都慢慢消失了。周遭的回声睡得不沉，最轻微的脚步声和最细小的音响就能立刻把它们惊醒过来，使它们响彻围着百叶窗的墙壁中间的过道上。唯一看得见的一线灯光是从一个不知名维也纳面包厂的边门里射出的，夜里一点整的时候，那个面包厂把一块块面包发给每个请求救济的人。每天一到晚上，大约九点钟光景，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便围拢在边门旁边。彷徨的人群迅速走来，于是长蛇阵——即所谓“领取救济粮的长蛇阵”——开始形成了。到了半夜，长蛇阵通常有好几百码长，几乎延伸了整整一条街。

将近晚上十点钟的时候，鲁易斯敦就走来，沉默地站在长蛇阵的末尾。外套的领子翻上去，挡住弥漫在空中的蒙蒙细雨，一双手插进口袋，胳膊夹住两边的腰。

当特鲁斯洛那个“大空头”把粮食的价格压低到每蒲式耳六角二分的时候，根据支出的状况，鲁易斯敦不能再经营他的农场了。于是他将他的全部家私都交给了债主，永远地离开了堪萨斯州，放弃了种田的营生，还将他的老婆寄托在



托皮卡市他妹妹的寄宿宿舍里，说定一旦他找到固定的活儿，就把她接到芝加哥去。随后他来到芝加哥，做了一名工人。他哥哥乔伊在亚奇大街开了一所小小的制帽厂，他在那儿暂时找到了一份工资微薄的活儿。但是困难出现了，市面萧条，制帽厂债台高筑，自从毡制品进口税被取消以后，国内市场上开始泛滥比利时和法国的廉价商品，最后他哥哥只好将工厂兑给了别人，自己到密尔沃基市谋出路去了。

鲁易斯敦失业后，漫无目的地在芝加哥荡来荡去，到处碰壁，只能找到很少的零活，这儿先挣一块，那儿再挣一毛，然而终究是越来越落魄，直到泥淖的最底层拖住了他的双脚，巨大的浪潮冲激到他身上，把他卷进漩涡里面，令他见不到天日。由此公园的板凳便成了他的家，“领救济粮的长蛇阵领饭”成为他暂时主要的糊口之计。

现在他站在那儿，被蒙蒙的细雨笼罩着，浑身湿透，疲惫不堪。长蛇阵在他前后远远地伸展开去。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任何声响。街上空荡荡的。周围静寂得连附近大街上电车经过时发出的嘎嘎声，都象是经久不停的隆隆的爆炸声，在那无法计算的远处迸发和消失。细雨还是不停地落下。经过很长的时间，终于到了午夜时分。

人们接踵摩肩，鸦雀无声，在这黑漆漆地望不见尽头的长蛇阵里，有一种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严肃而不祥的迹象。人们杂沓不堪，却又十分静寂。在这广漠而又荒凉的深夜的街道上，稠密的沉默的长队等待着，等待着，一语不发，一动不动地等待着，就在夜幕笼罩之下，在缓缓飘拂的迷蒙的细雨里。

在这群人中间，很少有专门干讨饭这一行当的。大多数



人都是长年失业的工人，他们被没有止境的“艰难时世”，被厄运，被疾病逼迫得失业。对于他们，“领取救济粮的长蛇阵”算得上是天赐之福，因为至少他们不会被饿死。在没有活干的时候，最终有一样东西把他们撑住——仿佛在一片黑黝黝的水面上架起一块小小的木板，他们可以在那儿停顿一会儿，歇一口气然后再跳进水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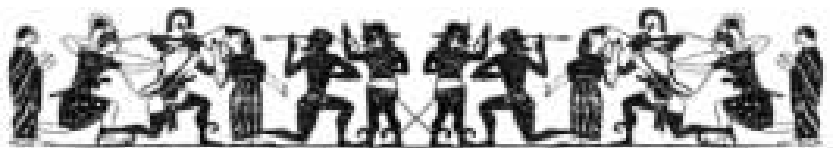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在这个落雨的夜晚，对于那些沉默着的饥饿的人们，等待的时间似乎是无穷无尽的。但是终于发生了一次骚乱。长蛇阵移动起来，边门开了。啊，到底有希望了！他们马上就要发面包了。

可是人们却没有看到同往常一样穿着白围裙的厨子的助手和他那只堆满面包的篮子。这会儿站在门口的是一个新人，看上去象个会计助理似的年轻的小伙子。他手里拿着一张布告，把它钉在门外边。然后他走进面包厂，把门从里面锁上。

一阵深深的绝望的战栗，一种无形而又无声的不幸的预感，仿佛从长蛇阵的这一头传到了那一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些排在后面看不清布告的人们涌到前面去，一阵痛苦的失望情绪紧紧地抓住了他们的心。

长蛇阵终于散开了，变成一团团杂乱的人群，这群人一拥而上，聚集在贴着布告的紧闭着的门前。鲁易斯敦也随别的一些人挤到前面去。他在布告上看见了下面一些话。

由于粮食价格已上涨到每蒲式耳二元，因此在未另行通知以前不再发给面包。



鲁易斯敦立时呆若木鸡，手足无措地转身走开。他在大街上就这样一直游荡到天明，没有目的也没有方向地向前走。但现在他终于时来运转了。就在一夜之间，命运的车轮就已吱咯咯地运转了起来，绕着它的轮轴转动。正午以前，他已经在清道夫队里找到了一个活儿。随着时间的进展，他升上了值班正工头，然后是副稽查员，再然后稽查员，直到最后升到驾驶带有橡皮轮胎的红色马车、领薪俸而不是拿工钱的体面地位了。于是他把老婆接来，开始了新的营生。

但是令鲁易斯敦永生难忘的是。他开始朦胧地看到了事物的真相。他曾经一度陷在一部庞大而可怕的机器的齿轮内部，它运转的情形他看得再清楚没有了。在初夏的那个雨夜站在“领取救济粮的长蛇阵”的所有人们中间，他也许是仅有的一个重又挣扎到水面上来的人。可是在这巨大的浪潮中，究竟有多少人沉到水底去了呢？这是一个严酷的问题。他不敢细想究竟有多少人。

他曾经看到过一宗庞大的小麦投机买卖的两边——空头和多头之间的斗争。特鲁斯洛采取的那种把贺尔能自己种植的小麦卖回给贺尔能的那种对策的情形（后来发表在本市的报纸上），填补了中间看不倒的部分。一方面破产的是农民——小麦种植者；另一方面破产的是工人——小麦的消费者。但是在这二者之间的却是做投机买卖的大商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用作交易的小麦，却把世界上的小麦买进卖出，拿全体人民的食粮作赌博，进行一系列的诡诈和欺瞒，作不正当的骗人的“买卖”，最后他们却可以消除分歧，继续愉快地、满足地、受人崇敬地、不受攻击地按照原定的坚固的道路走去。

— 源 —



初恋与烦恼

〔美〕布罗德基

时值 缘月下旬，泥泞不堪街边的排水口，人行道台阶上那一堆堆脏雪，这一切似乎被这一漫长的冬天压得透不过气来。暖气片发出啾啾的抱怨声，寒风刮得让人掉下了眼泪，就连天上的云彩也充满了悲怆。女人们包裹着头巾，蹬着高跟的皮靴，小心翼翼地走路，怕踩在融化了的雪块上。冬天仿佛永远不会结束，人们对老天爷实在无计可施。

当时我还是受母亲警告的年龄，她说我不应该太野。一天晚上，对我来说，春天终于来了，因为我在吃晚饭后可以出去疯了。外面的地上很湿，我自以为已经特别小心了，但还是弄脏了衣服。天色已晚，母亲叫我回家，她看见我这副得性，就嚷了起来：“你又去干什么了？”“什么也没干，”我若无其事地回答。

我 员岁的时候，老天爷依旧还是让人难以琢磨，什么时候才是春天了？猿月份？源月份？谁知道，就像别的事物那样。我就意识到期终考试来了，又去了；槭树冒出嫩芽，树枝变成红色，然而人们仍然生活在冬天里面，我也吃惊，所以连上课时我都会祈求春天的来临，祈求和春天有关的一切快些来临。

一天晚上我坐在写字桌旁，姐姐下班回来，听她的高跟鞋笃笃声就知道是她。我忽然发现，从秋天开始，家里就一

— 员缘 —

